



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

汇聚名家名作，浓缩文学精华；领略灿烂文明，汲取成长智慧！

中学生名家品读

名家杂文精粹

主 编 甄光皓
本册主编 张永宏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

中学生名家品读

Mingjia Zawen Jingcui

名家杂文精粹

主编：甄光皓

本册主编：张永宏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杂文精粹 / 张永宏主编.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9

(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中学生名家品读 / 甄光皓主编)

ISBN 7-80206-136-9

I. 名...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中学—课外读物

IV. 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905 号

版 权 声 明

我社编辑出版的《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中学生名家品读》丛书中部分文字, 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 为了尊重著作权, 我方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1 室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82357056(57, 58)—230/229

传真: (010)82357055

新课标中国学生阅读工程·中学生名家品读

名家杂文精粹

◎ 丛书主编: 甄光皓 本册主编: 张永宏

◎ 责任编辑: 温 梦 张微一 版式设计: 孟世德

◎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 责任印制: 胡 骑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 100062

◎ 电 话: 010-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 传 真: 010-67078233, 67078227

◎ 网 址: <http://book.gmw.cn>

◎ E-mail: gmcbs@gmw.cn

◎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

◎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95

◎ 字 数: 1430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 印 次: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206-136-9

◎ 定 价: 138.00元 (全6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PREFACE

这本杂文选集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对于杂文，我们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所以选编起来比较麻烦。我仅是按照我的理解和阅读经历，给中学生朋友挑选一些大体符合“杂文”要求的文章。同时，我也希望能使中学生朋友认识到一种全新的关于“杂文”的理解，这对于开阔眼界、增进知识、提高思维力是相当重要的。

我选的杂文有特殊的要求，归结一下大概有三：第一，阅读对象主要是中国的中学生朋友，所以偏向于中国作家；第二，具体来说是中国新时代的中学生朋友，所以要有时代精神；第三，要尽量使文章适合中学生朋友的胃口，不至于产生负担，而是把阅读当作享受。在这里我还需要解释一番：所谓时代精神，不是凭空就来的，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眼光。知道了过去，就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在，从而更好地抓住现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的时代精神，最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并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可以这样说，整个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史就是在为着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而演进的；这其中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显要。可以这样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致上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民主、自由、女性解放、平民化、繁荣、富强、文明，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所追求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兴起了数起批判运动，八十年代又兴起了新一轮的“文化热”，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两点，与我选编文章的标准有关：一是中西文化比较，这是历史时势的必然，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演进过程就是和西方文化不断比较、吸收、消化并创新的过程，所以在我的选文中有相当篇幅是表现中西文化比较内容的；尽管有的文章没有明显的中西文化比较，但写这种文章恰恰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运动，这也是我所特别关注的，在选文中有所偏向，这对于中学生朋友了解历史、认识国情是有帮助的。

现代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逐渐增加，但阅读书本还是最最基础的。我们中国有繁荣的典籍史，中国古代的文化强势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典籍繁荣的基础上，同时中国人也就具有了历史悠久的阅读史，并且留下来许多关于读书的名言和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以阅读为享受”，这是我一直提倡的口号，希望有缘分的中学生朋友能够看到这句话，并且自己实践、与他人分享，这样才不会愧对人生，才能有贡献于社会。

编者

2005年8月

目录

CONTENTS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工程
XINBIAN GAOZHONG YUWEN JIAOCAI GONGCHENG

名家散文精粹
>> ZHONG XUE SHENG MING JIA PIN DU
中学生名家品读

- 003 | 吃茶文学论/阿英
- 006 | 知堂先生/废名
- 009 | 论家族主义/何其芳
- 012 | 韦小宝这小家伙(节选)/金庸
- 017 | 人间何世/廖沫沙
- 019 | 名人误国/林希
- 022 | 无常/鲁迅
- 027 | 谈杂文/聂绀弩
- 030 | 气运(节选)/钱穆
- 035 | 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沈从文
- 039 | 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
- 043 | 哑巴礼赞/周作人

文化人间

- 049 | 长治马路宽(节选)/卞之琳
- 053 | 一个奇异的梦/冰心
- 057 | 要面子不要脸/杜重远
- 059 | 再谈“五四”运动/胡适
- 063 |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李敖
- 067 | 青年苦闷的分析/茅盾
- 071 |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问/毛泽东
- 074 | 将革命进行到底(节选)/毛泽东
- 078 | “天凉好个秋”/郁达夫
- 081 | 从母亲到外遇/余光中
- 086 | 一个王朝的背影/余秋雨
- 090 | 道路以目/张爱玲

社会民生

目录

CONTENTS

新编高中学生阅读工程
XINBIAN GONGZUO XUE SHENG YUEDU GONGCHENG

名家杂文精粹
ZHONG XUE SHENG MING JIA PIN DU
高中学生名作品选

人世百态

- 最可怕的灾难/柏杨 | 097
三八节有感/丁玲 | 100
简论市侩主义/冯雪峰 | 104
梦与现实上/郭沫若 | 108
略谈人生观/胡适 | 111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马南邨 | 114
猫不拿耗子/李国文 | 117
怕老婆的哲学(节选)/李宗吾 | 122
旅行/梁实秋 | 126
人心与人性(节选)/梁漱溟 | 129
文人拉车记/流沙河 | 133
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 | 137
谈零食/罗兰 | 140
阮玲玉的短见/聂绀弩 | 143
虱子/周作人 | 147

村言俚语

- 说“忍”/陈子展 | 153
口中剿匪记/丰子恺 | 156
穷汉的穷谈/郭沫若 | 159
谈讽刺/老舍 | 163
骂人的艺术/梁实秋 | 166
水和气/林默涵 | 170
林语堂杂语/林语堂 | 172
三言四语/南怀瑾 | 176
怀监狱(节选)/聂绀弩 | 180
吃饭/钱钟书 | 184
我看老三届/王小波 | 188
甲子谈鼠/夏衍 | 191
老北京的小胡同/萧乾 | 194

目录

CONTENTS

新编中国学生阅读工程
XINBIAN CHINA STUDENT READING PROJECT

名家杂文精选
>> ZHONG XUE SHENG MING JIA PIN DU
读品名家学生中

- 197 | 鬼的生长/周作人
- 201 | 论吃饭/朱自清
- 207 | 凶驴葬/柏杨
- 210 | 斗争的经过/胡风
- 214 | 小动物们/老舍
- 218 | 客/梁实秋
- 221 | 猫是极“出世”的动物/梁晓声
- 223 | 病后杂谈(节选)/鲁迅
- 227 | 狗·猫·鼠(节选)/鲁迅
- 231 | 说笑/钱钟书
- 234 | 禁书问题/沈从文
- 238 | 祝由科的巫术/施蛰存
- 241 | 灯蛾埋葬之夜(节选)/郁达夫
- 245 | 肚子上的战争/王小波
- 248 | 我们与绅士/叶圣陶
- 251 | 身后名/俞平伯
- 255 | 为什么要作文/张中行
- 258 | 苍蝇/周作人
- 261 | 文物·旧书·毛笔/朱自清

准风月谈

文化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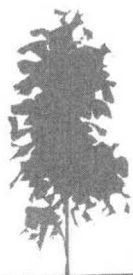
WENHUARENJIAN

人间何世？文以化之！“文”，说明是人的活动，来源自玉石的“纹”理。人人是粗坯的毛玉，在世间磨砺，化成美玉！

群文经典名著

品味人生

工程技术人员中国文学名著



吃茶是一件“雅事”……不仅要吃好茶还要写吃茶的诗，很精致的刻“吃茶文学”的集子……吃茶究竟也有先决的条件，就是生活安定……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呜呼！吾欲无言……”

吃茶文学论

◆阿 英

吃茶是一件“雅事”，但这雅事的持权者，是属于“山人”“名士”者流。所以往古以来，谈论这件事最起劲，而又可考的，多属此辈。若夫乡曲小子，贩夫走卒，即使在疲乏之余，也要跑进小茶馆去喝点茶，那只是休息与解渴，说不上“品”，也说不上“雅”的。至于采茶人，根本就谈不上有好茶可喝，能以留下一些“茶末”“茶梗”，来供自己和亲邻们享受，已经不是茶区里的“凡人”了。

然而山人名士，不仅要吃好茶还要写吃茶的诗，很精致的刻“吃茶文学”的集子。陆羽《茶经》以殿，我们有的讲吃茶的书。曾经看到一部明刻的《茶集》收了唐以后的吃茶的文与诗，书前还刻了唐伯虎的两页《煮泉图》，以及当时许多文坛名人的题词。吃茶还需要好的泉水，从这《煮泉图》的题名上，也就可以想到。因此，当地讲究吃茶的名士，遥远地雇了专船去惠山运泉，是时见于典籍，虽然丘长孺为这件事，使“品茶”的人曾经狼狈过一回，闹了一点把江水当名泉的笑话。钟伯敬写过一首《采雨诗》，有小序云：“雨连日夕，忽忽无春，采之淪（yuè），色香可夺惠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系其四角，而石压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瓮中庭受之。避溜者，恶其不洁也。终夕繙繙焉，虑水之不至，则亦不复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厌，亦居心转境之一道也。”在无可奈何之中，居然给他想出这样的方法，采雨以代名泉，为吃茶，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概见了；张宗子坐在闵名子家，不吃他的名茶不去，而只耗去一天，又算得什么呢？还有，所以然爱吃茶，是好有一比的。爱茶的理由，是和“爱佳人”一样。享乐自己，也是装点自己。记得西门庆爱上了桂姐，第一次在她家请客的时候，应伯爵看西门那样的色情狂，在上茶的时候，曾经用首《朝天子》调儿的《茶调》开他玩笑。那词道：“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揪不采叶儿渣，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口儿里常

时呷，醉了时想她，醒来时爱她。原来一篓儿千金价。”拿茶比佳人，正说明了他们对于两者认识的一致性，虽说其间也相当的有不同的地方。

话虽如此，吃茶究竟也有先决的条件，就是生活安定。张大复是一个最会吃茶的人了，在他的全集里笔谈里，如果把讲吃茶的文章独立起来，也可以印成一本书。比他研究吃茶更深刻的，也许是没有吧。可是，当他正在研究吃茶的时候，妻子也竟要来麻烦他，说厨已无米，使他不得不放下吃茶的大事，去找买米煮饭的钱，而发一顿感叹。从城隍庙冷摊上买回的一册日本的残本《近世从语》，里面写得是更有趣了。说是：“山僧嗜茶，有樵夫过焉，僧辄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师嗜之甚也？’僧曰：‘饮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欲三也’。樵夫曰：‘师所谓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苏以给食，豆粥藜羹，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饥也。明而动，晦而休，晏眠熟寐，彻明不觉。虽南面王之乐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劳苦也。小人有妻，能与小人共贫窶者，以有同寝之乐也，若嗜寡欲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贫也。夫如此，则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辞。’”可见，吃茶也并不是人人能享到的“清福”，除掉那些高官大爵、山人名士的一类。



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哪一方面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

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一九二五年）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一九三三年）时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一九三四年）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羨，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八九年前，芥川龙之介游上海，他曾经那样的讽刺着九曲桥上的“茶客”；李鸿章时代，外国人也有“看中国人的‘吃茶’，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无救”的预言。而现在，即是就知识阶级言，不仅有“寄沉痛于苦茶者”，也有厌腻了中国茶，而提倡吃外国茶的呢。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叹了：

“呜呼！吾欲无言！”

点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国粹的讨论已经是很多了，其意义之一即在于探讨中国人的心态。诸家的观点不尽一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艺术的、享受的，大体是文人墨客的心态，一种是现实的、苦难的，大体是贫苦大众的心态。阿英算是文人墨客了，但其关注的却是劳苦大众，可以算是极具时代感、历史感了。阿英的语言不温不火，内中却藏着杀机，讥讽那些逃避现实、不愿承担民族自救重担的文人墨客的虚妄心态。

动力加油站



阿英（1900～1977）安徽芜湖人，原名钱德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文艺批评家。

少年时在家乡读书。青年时参加过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1930年加入“左联”，曾任常委，又任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委。孤岛时期，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时报》，主编《文献》杂志。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市文委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文革”受迫害。1977年患癌逝世。

一生著述，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杂文、文评、古籍校点等共有160余种。《晚清小说史》等有日译本、德译本。《李闯王》有捷克译本。

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知堂先生

◆ 废 名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这是数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笔。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一喜，我同平伯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话似乎都说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来没有把那些谈话都记录下来，那或者比着意写一篇文章要来得中意一点也未可知。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中国的圣经圣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地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直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读到《人间世》所载《苦茶庵小文·题魏慰晨先生家书后》有云：“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这个祖宗罪业深重的国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

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我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以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从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如”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乃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说，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平伯的话令我记起两件事来，第一我记起七八年前在《语丝》上读到知堂先生的《两个鬼》这一篇文章，当时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领会其意义，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在我们的心头住着 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为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们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

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云云……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一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说的感觉，亦是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记起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整的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都丢开了，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说话的神气真是一点也不费力，令人可亲了。

点评

废名是周作人（号知堂）的学生，但其小说造诣要尤甚于周作人；以写小说的一贯笔法作起随感性质的杂文来，自是别有一番风味。废名的小说出奇地晦涩，这是公认的；但数量不多的杂文倒是清晰得很。从这篇《知堂先生》的小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师徒之间的殷殷情深。

动力加油站

废名小说其实是供人鉴赏的小品和诗。他写生活的欢乐和苦涩，静温和忧郁，寂寞和无奈，……咀嚼并表现着身边的悲欢，间或发出声声叹息。作者未必具有反礼教的意图，真正看重的乃是诗情和意趣。

废名早年在北大读外文系，学的是英文。除了深深濡染于晚唐诗之外，也许因为大量接触英国作品的缘故，他的小说在手法和语言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小说采用意识流的并不多，但废名的某些作品，却含有意识流的成分。

废名的小说是耐读的：不仅耐得住不同的阅读空间，也耐得住不同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对象。（严家炎）

家族主义所结的果子实在是苦涩的，粗粝的，腐烂的……家族主义大概是原始社会以后的产物……儒家思想配合着专制君主的愚民政策……不要太留恋过去的繁荣……

论家族主义

◆何其芳

我时常到祠堂街去逛书铺。看见了愿意看的新刊物我就买一本，不愿意买的也间或翻一翻，看它到底说些什么。有一次，我翻着一本自称为《民意》的刊物，发现了这样一个题目：《从民众逃难现象看出中国家族主义的伟大》。这题目不但长，而且有些古怪。我是中国人，我身受过家族主义的恩惠，而且逃过难，然而我却想不出它有什么伟大。我们只能以果子来判断树。家族主义所结的果子实在是苦涩的，粗粝的，腐烂的。

于是我站在书摊前来从那篇文章看一看“家族主义的伟大”了。

它所说出的家族主义的好处大致不过这些：抗战发生后，人们有的跑回在后方的老家，有的回在失陷的区域中的老家去当顺民，使难民的数目减少，因此国家也少些麻烦；在平时，家族主义已无形地解决了在西洋成为社会问题的问题，就是疯癫、残废、失业的人可以由家族养老终身，而且父子夫妇之间可以共财，兄弟之间可以分财，亲戚朋友之间可以通财，比西洋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伦理思想强得多。

这使我失望了。假若在敌人占领的区域里人们都做了顺民，诚然会一个难民也没有，也没有一点麻烦，但与其让敌人强迫编制他们为伪军来屠杀我们，让敌人奸淫着他们的妻子、姊妹和女儿，让敌人如报上所说过的用船载走他们的孩子，载去受奴隶训练，谁都会异口同声说，我们宁愿多些难民，我们宁愿家族主义少“伟大”一点。其次，说疯癫、残废、失业的人在我国只有被家庭养着倒是事实，但却限于养得起闲人的家庭。假若所有的人都有一个阔家庭，那就真连在欧美闹得很厉害的失业都不成问题了。可惜我国的家庭 and 世界各国一样，也是有钱的少，穷苦的多。因此失业等现象还是毫不客气地成为社会问题而存在着。至于最后一种说法也是事实。不过事实有时是有好几个面孔的，而且它不会戴上面具。父子、夫妇、兄弟、